

公社的春天

GONGSHE DE CHUNTIAN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PDG

目 次

李二奶插旗.....	赵 赴	(1)
跃进之家.....	武子成	(4)
蛤蟆河岸的火光.....	李献晨	(7)
“老管家”和“大眼皮”.....	月白、金鑫	(11)
围裙和花镜.....	劉西軍	(14)
“万事管”.....	兩 睿	(17)
喜看明珠忆旧事.....	康文豹	(20)
改綽号.....	李献晨	(23)
为了超包产.....	从 志	(27)
制度問題.....	赵 赴	(30)
貨郎鼓.....	王本臣	(33)
两面紅旗.....	王庆身	(35)
长林.....	邱平生、孙少成	(39)
老諸葛.....	武子成	(42)
一份材料单.....	康加友	(45)
友誼渠.....	魯 阳	(48)
我們的孙队长.....	李献晨	(52)
大丰收 大协作.....	曹 臣	(55)
关不住的小伙子.....	王步寬	(58)

李二奶插旗

赵 贵

日头一竿子高了，李二奶把鷄放了，她也扫了，坐在炕上扒起麻来。她一边扒、一边生闷气：人家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都在搶收，就自己呆在家里。不能多干还不能少干！何况自己还有一副老花鏡呢！

本来秋收一开始，李二奶就要去哄孩子，可主任偏不讓，說什麼抗不住孩子鬧；她去扒苞米，队长說她不抗冻；她到儿子生产組长长貴那去招高粱头，大伙又非叫长貴保証不出危險不可；儿子只好把老太太送到食堂去烧水，大伙也說这“火头軍”是硬活，还得夜战。最后，还是老太太求儿媳婦和主任再三請求，才給了三十捆綫麻杆子。

这些人都是好心，可誰明白李二奶的心思呢！

李二奶整整受了五十六年的苦，从小就

沒吃过一頓飽飯。解放以後，雖說日子越過越好，可哪趕人民公社呀！今年又是公社化後第一個豐收年，她怎麼能不出點力？她活了六十八歲，還沒見過今年這樣黃金灘似的谷子，一棵苞米結三個一尺多長的棒，連大角瓜都有六七十斤重的。更使大娘不安的是，天氣預報大後天有雨和小雪。這麻多咱還不能扒，反正自己這一冬天也不能做別的。

干點什麼活呢？當李二奶的眼光落在針線筐上，突然有了主意。她扔下線麻，找出些紅、白布來，做了些紅旗和白旗，麻也沒顧得收拾就走了出去，門也忘关了。她到地里和主任講了好多理由，主任才點頭答應了，还用喇叭筒向大伙喊：“社員們，注意了，老李太太來檢查收割質量，好的插紅旗，不合格的就插上白旗。”

李二奶把老花鏡摘下來擦了又擦，興沖沖的檢查去了。她有時蹲下來細看，有時甚至把臉都貼到地上了，她手上的紅旗都插完了，可白旗一面也沒用上。

“怎麼樣，二奶，你的白旗一面也沒用上吧？”

“要不怎么叫公社社員呢！保質又保量！”

李二奶瞅瞅大伙滿意地笑了。眼看到晌午了，也沒找出一点毛病來。突然，她看到村东头小柞树下，連着大块的一小块地，虽然苞米割了，可耪的挺乱，以后下棒子就費事了，气的她一下插上三面小白旗。問清楚这是长貴那个組干的活，她更火了，她走到长貴面前，气冲冲地問：“长貴，东头小柞树下那块苞米，耪的象个什么，連小鷄都藏不住！”

“李二奶，那是……”站在旁边的王玉生想解釋，可李二奶沒容他說下去：“是什么！丰收了就能糟蹋嗎！你怎么領導大伙！”

“二奶，那是我的自留地，我沒空，学生放学弄的。”王玉生趁李二奶喘气的工夫，把話說了。

“真的？”李二奶有点不相信，直到大伙都証明了她才到东头，一把把三面小白旗都薅出來，扔到草棵里。大伙笑了，李二奶也笑了。

跃进之家

武子成

住在我西屋的刘子明家，是个跃进之家。

刘子明家十多口人，三个儿子三房媳妇。公社化以前，妯娌们总为吃穿闹唧唧，都说老人偏心眼。吵的过不了，老两口就把家分成四股各干各的了。

没多久，公社成立，有了食堂，托儿所，三个儿媳妇都参加了生产，干起活来一个不讓一个。一到吃饭时，你帮我擦桌子，我帮她拿碗，你送我点小菜，我送她点大酱，从分桌吃到合桌，从分股又搬到一块住，一家人乐呵呵的再也不闹唧唧了。

老刘家归伙后，刘子明很高兴。可是三儿媳妇秀芳当了队长，心里真不太乐意。老公公听儿媳妇指挥，难道说我五、六十岁的庄稼人，还比不上个年青女人。为这个，总不

愿意和她们在一块干活。

一天晚上，队里开大会，說今年春旱要打三百眼井。老刘头就說：“我今年六十三啦，还没听说过春旱种不上地呢！”老刘头这一說，秀芳向他开了火：“爹，老皇历不能看了，去年咱不抗旱浇地，怎么能有丰收？井是非打不可！”这下可把老刘头气炸了：“好哇！你在太会上頂撞我，这叫什么儿媳妇！”說完气呼呼地走了。

公鷄刚叫头遍，老刘头到西崗井上一看，嘿！三个儿子儿媳妇都在这，秀芳正搖着轆轤。她不是叫你干这个，就是叫他干那个，別人都乐意听她指揮，把她男人也支使的脚不沾地。老刘头趁着月光一看秀芳，她的臉比以前更瘦了，才想起秀芳已經好几夜沒睡好觉了。这时有些社員，爭着搶着要替秀芳拾大罐，她百般不干。老刘头象下命令似的說：“撂下，給我。”上去就把大罐搶过来。

太阳出来了，打井的人都回来了。老刘头端着盆水正想洗脸，秀芳走进来了，老刘头一看她，滿腿是泥，鞋袜都湿了个响透。“快脫了換換吧！”老婆婆把早預备好的鞋袜，撂

到秀芳跟前。老刘头端着盆水，在屋里轉了几圈，最后讓老伴把水端給秀芳。秀芳啲了声：“媽，还是我自己打吧。”

吃完晚飯，社里发放头季度工資。老两口領了三十元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刘头拿着六元錢，跟三个儿媳妇說：“每人給你們两元买条手巾吧！”这妯娌三个，每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花格手巾說：“爹，我們都得到社里奖啦，还有一双袜子呢。”老刘头低头一看，可不是，都穿上了啦，“那，那把这两元拿去买个針头綫脑吧。”

蛤蟆河岸的火光

李 献 晨

在咱这伊尔河公社，講干劲誰也压不过双桥子管理区。他跟咱們地界挨地界，中間隔道小崗。公社那面大紅旗，就在这条崗上飄蕩了大半年，惹得咱这管理区的社員，都下了橫心，要上馬加鞭，和双桥子比个上下高低。

人要长了志气，泰山也能拱个倒仰，冲秋头这陣子，可把双桥子甩了挺远。咱這場院里吱吱嘎嘎碾子响，他們还有一半庄稼沒上場呢！那几天我也拔直了腰板，背地跟支部書記周万生說：“乡里再开会，保准不能挨批評，还兴許把双桥子那杆旗扛过来呢！”老周笑着說：“听你說这话，又离挨批評不远了。”我一想也对，跃进的时候不能自滿，就提出趁热打鉄，开个支部会，再跃进一步。老周挺贊成，准备当天下晚就开会。沒等下通知，

乡里先来了信，告诉支部書記和主任晚上听电话会。哪知在电话会上，公社张書記又把双桥子摆到前边了，說他們秋收中干劲足、办法巧、拉打翻地、副业、运输全面跃进。最后提到咱这楊树林子单打一，光秋收不管副业的缺点，他說这是一条腿走路，讓我們馬上撙，七天要完成七千元。我一听就倒抽一口凉气。张書記在电话里直喊表示态度，我只好硬着头皮說：“行，保証完成！”张書記又問用什么措施，我說：“咱們这肥猪、菜牛有的是。”张書記一听就笑起来了，他說：“不是讓你变卖家底，卖猪卖牛晚一个月也行，現在是拿山上的宝，应当多从戛子头河沟子上做做文章，明白嗎？”我答应了一声，撂下电话，就跟老周商量开个支部会，分分任务。老周想了一阵不紧不慢地說：“走，下去看看。”我知道老周办法多，一声沒吭就跟他奔沟里去了。

沟里这股道平日挺背靜，今个可怪，老远就听見人喊馬叫，蛤蟆河两岸一溜火光，挺熱鬧。我們倆不由地放快了脚步，一口气跑到河边上，原来是第三队，一帮人正在河

上挖大沟，連男帶女足有一百多。眼睛尖的
妇女看見我們來了，就尖着嗓子喊：“主任和
支書來了，又准是追咱們回去睡覺。”那個叫
“萬事管”的老王頭抬頭睜了一眼說：“睡
覺，誰給二十萬蛤蟆就回去！”我這才明白，
原來是挖蛤蟆“窩”子，我回頭跟老周說：
“這玩藝不是春天的活嗎？”老周說：“人家干
的是門道，霜降前後蛤蟆入河，一下山跳到
溝里還有跑嗎！”“這麼些人來捉蛤蟆，不影
響打場嗎？”沒等老周說話，老王頭在一旁搭
上腔了：“沒關係，我們隊那幫小年青的，發
明了打場工具，保證到時候打完場。”“多搞
點副業倒對，可上邊沒布置你們就干也不太好。”老王頭一聽我說這話就急了：“你們當
干部的，事事都等上邊操心，鄉里張書記不早
就發過話嗎！他說誰拉完地誰搞副業！”這時
老周對我說：“走吧，給各隊送個信，把這條
河兩邊都挖上溝，你那七千元就有指望了。”
可我還覺得沒把握，又說：“就怕大伙費挺大
力，捉個一星半點的白搭工！”老王頭聽這話
往前走了一步，衝着我的臉說：“主任，我說
這話可不怕你生氣，我吃這條河水的時候，

你还是光屁股的娃娃呢！咱这屯的大地主老魏，成年给日本鬼子收，整火车往外拉。双桥子昨天晚上挖一条小沟，就捡了一牛车。”老周拉着我：“快走吧，你这个光屁股娃娃总有点小手小脚的，迈不开大步，你怎么还不相信大伙呢？”

几句话说的我脸上热辣辣的，我这个小手小脚当家的，从那以后，才一点点学着有事没事，多上队里看看，多听听大伙都怎么说，这样工作起来，困难少了不说，我也大胆了。

“老管家”和“大眼皮”

月白、金鑫

提起“老管家”和“大眼皮”，我們紅光管理區沒有不知道的。

“老管家”名叫何長生，今年六十二歲了。本來他是城里的退休工人，可他不願閑着，就來到了鄉下他大兒子我們管理區的主任家里，經過老人再三請求，兒子才批准他看守農具倉庫。偏偏他見事就管，誰家的廁所不合乎規格他管，生產上的事他也管，使用工具他更管，連在食堂里吃飯掉個飯粒他也管。所以，大伙都叫他“老管家”。

“大眼皮”可正相反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。誰要批評他浪費，他就瞪着眼睛說：“這點玩藝算個啥？放在眼里都磨不着眼珠子。”他說的回数多了，別人就送給他這個“大眼皮”的外号。

“大眼皮”是爬犁隊的小隊長，看起來

与“老管家”没有什么交道可打，可是从“老管家”来了不到两个月，没用吵没用闹的就把“大眼皮”给治服了。

去年冬天，大眼皮收拾爬犁，砰砰啪啪地把旧爬犁都拆扒了，能用的用了，剩下几十付旧爬犁轅子，他就划拉划拉，对“老管家”说：“你拿去烧炕吧，烙烙你的老骨头。”过了不多日子，县里要调一批馬爬犁去拉貨，時間卡的挺紧。可是爬犁底已經磨薄，得垫一垫，但又沒有木料，現去砍吧，晚十点鐘以前又到不了县。“大眼皮”可真有点着急。这时“老管家”来了，他也沒吱声，一直把“大眼皮”拉到倉庫跟前，用手指着一堆旧爬犁轅子說：“在这找木料！”

“大眼皮”一看，这原是自己主張烧火的廢料啊！他嘴不說，心里直嘀咕：“沒想到‘老管家’还有这么点計算。”不过，他的病还没好俐索。

刚开春，管理区要突击送粪，可是牲口又得挂疋了。社里的疋釘不够，到县里去买，一个来回得两天，那得耽誤多大事！社里鉄匠現扛也来不及，何况原料还不足呢。

这不但难坏了“大眼皮”，就連主任也沒招了。正在大伙着急的时候，“老管家”又挎着个篮子来了，走到“大眼皮”的面前慢条斯理地說：“我拾了些瓷釘，不知你买不买？”“大眼皮”接过篮子一看，是一些旧瓷釘，修理一下就能用。他高兴地問：“你在那儿拣的？”老管家笑呵呵的說：“从你那双大眼皮里拣出来的唄！”“大眼皮”这才想起平常日子給馬挂瓷时，把换来的瓷釘全扔了。“老管家”都收留起来，自己还說：“哎呀！你成了拣破烂的啦！这点玩艺算啥？放在眼里都磨不着眼珠子。”沒成想……“大眼皮”这回可脸紅了，好半天才說：“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当‘大眼皮’了，叫我的名吧——高海林，大概你們忘了吧？”

圍裙和花鏡

劉西軍

趙大爷和趙大娘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。在旧社会，老两口相依为命的度过了漫长艰苦辛酸的日子。解放后，老两口才真正过上幸福日子。

趙大爷在队里养猪場喂猪，是个模范飼养員。他喂的克郎上膘快，母猪下崽多。成年累月起早貪黑的忙，可从不叫一声苦。趙大娘對大爷的工作是再滿意不过了，但是一看到他扎的那围裙，就打心里替他委屈。一个麻袋片子做的，还补上几块补丁。冬天冰凉棒硬、夏天悶乎乎的热；好在銀行里存六十多块钱。大娘成天琢磨着机会，要給大爷做个新的。大爷呢，也替大娘想：眼睛不好，在拆洗組里干活也不得劲儿，早晚得买个花鏡給她，总把这事挂在心上。

一天休假日，大娘从街上回来，正是太

阳卡山的时候，看孙書記門口围了一帮人，她湊上去看看，是收废物的。孙書記爱人把銅盆换了个磁的。这下大娘想起自家还有个銅盆，拿来换个磁的，一来支援了国家建設，二来也能省下几个錢，好給太爷买个围裙。她就囑咐那两个收废物的姑娘說：“同志呀，稍等会儿，我家也有个銅盆。”

大娘三步并两步走进屋，东西都翻遍了，也沒找着銅盆。心里挺不痛快，当人面說了，倒叫人扑个空。只好紅着脸出来告訴那两个姑娘。两个机灵的姑娘沒等大娘說話，就猜着了八分，笑着說：“大娘，我們过几天还来，等你老找着再换吧！”說完就走了。大娘站在院門口，愣愣的看着这两个年青人的背影。

“天都快黑了，还站在这看啥呢？給你，花鏡。”听是大爷的語声，大娘回身接过鏡子，看他还挟个布包，就問：“你支儲蓄錢了嗎？”

“沒——有”大爷得意地把字音拉的挺长：“我把銅盆卖了，换了个磁的，剩錢买的。”